

世說

新語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敘

或有問於余曰蓋聞聖作明述經傳
攸分或鑿混沌之竅或挾古人之藏
辯士爭鳴於炙轂文人騁技於雕龍
詞賦襲荀宋之遺紀傳摹左史之軌
作者之致蓋云備矣而世說獨標義
例於篇章之表發妙語於典籍之餘
名理析於單詞雌黃寄於隻語令讀



者味之而忘倦覽者飫之而自得斯
其奧義何居可得聞其槩乎予曰斯
道也予嘗求之矣夫不言而躬行者
上世之淳風也先行而後言者中古
之芳躅也逮道喪世衰斯行微言顯
於是舐筆之徒操觚之士騁劇談於
黃馬縱雄辯於碧鷄所以班生有餘
事之談揚子有雕蟲之歎浸淪以往

忘其本始矣然而言雖一途其端有
二操文染翰則執士所以爭長揮塵
清談則名流以之宣意原夫清言之
旨倡於何鄧揚其波者竹林七子興
其流者王樂諸人自茲以降波瀾浸
廣雖鉦鼓揜耳而高論轉激干戈眩
目而玄理自伸關河蕩析諸賢雖負
微愆而高風與霄漢俱懸逸韻其翔

鴻竝駕能使俗士頽濯其鄙吝庸流
翰寫其渙濁良足多也是以臨川敘
次芳規採掇餘論以昭一代之尚以
成一家之言雖廣諸篇目而語言爲
宗矣然語言之歸解各不同約而論
之其義有六夫詞之飾言猶衣之飾
體也使毛嫱西施荷氈被褐則觀者
愛弛媼母倭傀紉蘭蓀振華袿則過

者止觀故思有玄而卽杓意有淺而
見傳非必青雲失附而玉樹得依也
任鄙野者難爲響工鞏悅者易爲永
耳若鄧遐愧破甑於叔達楊彪慚舐
犢於日磾登北固而懷古有褰裳濡
足之言遊會稽而覽勝有雲興霞蔚
之咏所謂玄黃其質金玉其相含豔
藻於綺心飄繁英於繡口非其言之

能文。行之自遠者乎。是曰雅言。其解一也。夫干將之見珍者。爲其立斷也。驕駟之取貴者。爲其逸足也。若搨朽磨鈍。則鉛刀皆能一決。徐行翔佯。則駑蹇亦可取道。當其言之赴會。若矢之應弦。出必中窾。發不後時。艾艾之誦。飾說鳳兮。了了之稱。解嘲座客。顛倒衣裳之對。一拜一起之酬。假刃於

敵人之手。轉丸於棘刺之顛。所以傲言居八兵之一。舌端同銛劍之鋒。是曰捷言。其解二也。白與黑。陳則逾表。其潔薰與蕪列。則彌著其馨。白非加皎而薰不益香也。柑形之勢。然也。故盜跖與仲尼。竝篇蒙莊。所以尊聖老子。與韓非同傳。馬遷所以崇聃。蓋事有端言而逾晦。理有正舉而滋疑。旁

解則事乃通。援客而理自暢。是以譽
真長而反稱子敬之美。鄙玄度而翻
嘆巢許之高。舉賢則以愚爲準。指慝
則以淑爲程。比物連類。屈轂無不破
之轍。汎引旁通。罔象無難狀之貌。是
曰形言其解三也。事或反經以合道。
言或倒行而逆施。施弦高以誕而存鄭。
紀信以僭而全漢。使二子蹈忠信之

常經。則北門之管不還。而榮陽之旆
不返矣。事誠如是。言亦宜然。正言直
指。不發耳目。詭詞拗說。多傾聽聞。譏
壽春而比蹤於禹湯。輕賓客而自遜
於夷甫。有佳兒以戲厥子。無鄙言以
誚太真。率皆寄哭於笑。寓往於復。凡
以馳驟人心。聳動觀聽。云爾。是曰反
言其解四也。夫言爲意設。情以詞宣。

意鬱則累牘。非駢情顯則片言可削。自古著作之匠。提屑玉之斤。秉剪雲之鋸。周疏尋繹。披割蕪穢。語上則遺其下。舉甲則畧其乙。凡謂意以不虧爲至。言以不盡爲工也。故稱年少之見勝。匪止圍棋。語亡國之可悲。不獨一士。思餘而語已止。扣歇而音自長。蓋駢言廣譬。祇酬未知。舉端而明白。

宜中輟而必欲繁。稱文詞牽裾強聽。則是磬擊而吹竽不斷。水窮而築堰不休。蛇足鳧脛。取譏往哲矣。是以達人止乎當止。不贅一詞。是謂偏言。其解五也。夫議也者。有不明也。辨也者。有不見也。同明而言。則繁不如簡。同智而語。則俗不如玄。故大辯若訥。至言去言。長松有風。彰荆產之匪德。清

風懷想。著玄度之高標。人見阿恭而
識元規。非假我乃生。璵而知靈運。當
生。是皆簡之。又簡玄之。又玄意相示。
而枝葉忘精。相通而口耳喪斯。立言
之要。取豈俗士之唾餘。是曰超言。其
解六也。凡此六解。清論之宗。裴僕射
之談。藪禘季野之陽秋。真長之伐異。
標同茂先之出史。入漢謝太傅之綸。

至王長史之韶音。茂弘所以忘疲平
子。因之絕倒。窺其旨要。不出此六端。
所以提衡當世。獻酬羣心者。罄盡於
斯矣。若其敘次簡當。則左氏之遺音。
肖物班形。則史遷之長技。託旨玄勝。
則莊列之取指。囊括宏瞻。則說苑之
精英。采衆美以成芳。集羣葩而呈秀。
方之發淫。蠲於一竅。享敝帚於千金。

者不亦遠乎。子徒知垂名竹帛，必以
篇章而不知著論立言，各有攸當也。
是書隨在有刻，而獨患無小本，于是
縮板而鐫之，雖孝標之注，博通精覈，
爲箋釋家之冠，猶慮簡帙之繁，寧畧
而不載也。他日戴短帽，躡高屐，攜此
小本，拄杖頭，逐孝標車後，令人呼爲
塵垢囊，不大快事耶。丙申仲夏，劄

告成，遂畧陳其槩若此。

渤海吳瑞徵仲庚氏序



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於
火世說亦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
以存故事世說最後成因併識于卷
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澤
陸游書

世說新語目錄

卷之一

德行第一

言語第二上

卷之二

言語第二下

政事第三

卷之三

文學第四

方正第五上

卷之四

方正第五下

雅量第六

識鑒第七

賞譽第八上

卷之五

賞譽第八下

品藻第九

規箴第十

卷之六

捷悟第十一

夙悟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羨第十六

傷逝第十七

棲逸第十八

賢媛第十九

術解第二十

卷之七

巧藝第二十一

寵禮第二十二

任誕第二十三

簡傲第二十四

排調第二十五

卷之八

輕詆第二十六

假譎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儉嗇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讒險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紕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爲十卷
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
卷中所載余家舊藏蓋得之王厚叔
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
復其注亦小加剪裁最爲善本晉人
雅尚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
多非舊語尚賴此書以傳後世然字
有僞舛語有難解以它書證之問有

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特爲增損
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
疑以竢通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
廣川董弁題

世說新語目錄終

世說新語卷之一

宋 劉義慶 撰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
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爲豫章太守至
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
羣情欲府君先入解陳曰武王式商
容之間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

可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亭軌鸞不輟輓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箬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

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箸鄰
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

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
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
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
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
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
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

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
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
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
弟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
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
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

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
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
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
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
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
郡竝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
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
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
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
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
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
子非吾友也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嘗集
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

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
去之所以更遠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
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爲不可
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
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
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
華王之優劣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家有一李
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
至祥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自
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旣還
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
感悟愛之如已子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
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
鷄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
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
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
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
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
嶠而應憂戎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
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
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
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
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
掩其言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
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
滅性之譏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渾
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
賻數百萬戎悉不受

劉道真嘗為徒扶風王駿以五百疋
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
為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
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
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郝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
人以公名德傳共飴之公常攜兒子
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
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

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郝公亡翼爲郟縣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多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

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
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啓用爲
吳興郡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弟子
旣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
所由妾且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
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
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
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長豫
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爲端丞相還臺
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
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
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簾封而不忍
開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旣

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
不宜說之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
賣之必有買者卽復害其生寧可不
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
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
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
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
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
以車爲遂焚之

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
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
年七八歲箸青布袴在兄鄰邊坐諫
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
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劉尹在郡臨終綿煖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爲煩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即去行不與注脚

晉簡文爲撫軍時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爲佳有叅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荅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

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
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
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
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
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
有餘事唯憶與郝家離婚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

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
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
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謔
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
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初相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
殷覲南蠻以自樹覲亦卽曉其旨嘗
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使不復還內外

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
愠時論以此多之

王僕射在江州爲殷桓所逐奔竄豫
章存亡未測王綏在都旣憂憾在貌
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爲試守
孝子

桓南郡旣破殷荆州收殷將佐十許
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

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
釋罪企生答曰爲殷荆州吏今荆州
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旣出
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
王殺嵇康而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
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戶宥之桓先
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
章企生問至卽日焚裘

襟度不凡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釜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卽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

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真孝子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
母童夫人艱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
弔省號踊衣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
伯時爲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
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
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
後果爲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

吳遂大貴詩

言語第二上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
堯聘許由尚無忤色先生何爲顛倒
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
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
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

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
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嚮才
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
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旣通前坐元禮
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
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
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

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
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
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踈踏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
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
兒謂曰何以不拜荅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
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

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
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
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収至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
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
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

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
答客曰足下但因偃爲恭而不能答
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
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
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
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闓相見問潁川人
士慈明先及諸兄闓笑曰士但可因

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闡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爲至公公。且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悖德乎。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陽攄攄，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馬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

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
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
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
然後爲奇此乃許父所以忼慨夷齊
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
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
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
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文帝問曰卿何
以不謹於文憲楨荅曰臣誠庸短亦
由陛下綱目不疎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
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
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
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

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

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

審璣衡之度亦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太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嵇中散旣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旣不說羣臣失色莫能

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窓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世說新語卷之一終

世說新語卷之二

宋 劉義慶 撰

言語第二下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爲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

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
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
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
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
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
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
乎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

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崑巍以嵯峨其水洿滌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王兄長
沙王執權於洛遂構兵相圖長沙王
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
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
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
自若徐荅曰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
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

千里沽名言若下鹽
豉便此羊酪可比
矣

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時云
有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
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
以病瘧荅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
熊君去崔杼幾世荅曰民去崔杼如
明府之去陳恒

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
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
下為家是以耿亮無定處九鼎遷洛
邑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說
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
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
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
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
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
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
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頽語左右
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
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石初何所指示令人殊
雅為佳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闕寇戎志存本朝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阡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

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忝離之痛溫
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
泣叙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
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
夷吾此復何憂

王敦兄含爲光祿勳敦既逆謀屯據
南州含委職奔姑孰王丞相詣闕謝
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
何辭顧司空時爲揚州別駕援翰曰
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
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
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
音實愧於懷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
曰以簡應對之煩

隱數人謂儀形
且心後映數人
也

有味外味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
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
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
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
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
軍復出作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

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
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
之甘羅已為太老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
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
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
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沈辭不受廷

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叅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

父焉別顏回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入何以游朱門荅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或云下令

孫盛為庾公記室叅軍從獵將其二

卷之二
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
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
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
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
邪曰齊許由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
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
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

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
聰惠和竝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
至張頗不厭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
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
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
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立

○庾法暘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暘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庾穉恭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

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
曰伯也執爰爲王前驅簡文曰所謂
無小無太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
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
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廼歎
曰旣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如何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簡文登阼
復入太微帝惡之時郗超爲中書在
直引起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
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
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
臣爲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
初詩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
甚悽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

法言秘造

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
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
喻因泣下流襟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
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
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
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自既秦倒心慮及
大誓銘傳如許
郭覺沈至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
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
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
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
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
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

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
孝若為之叙極相讚悼羊權為黃門
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作羊
秉叙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權潛
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
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
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
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
下當有清風耳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
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
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

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穆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

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荅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惟太傅可作此語其
強詞奪理矣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論青楚人
物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
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
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
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
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
河漢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
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
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
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
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
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
水荅曰曲阿湖謝曰故當淵注淳著
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
子弟車騎荅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
與者忘少

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
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
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
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荅曰北門
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
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唯
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

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旣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

正星堡泪後可思
而不可解

四流巨撮其德覺梅
溪城心亦煩

康時為客在坐自曰遙望層城丹樓
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
耳然亦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
妓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
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

上若雲興霞蔚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
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
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
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
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
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

山後法山宜于此理道
上三言亦為傳神

正堂情至語空如夢
向與雅愛家

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

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聲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

較希逸一賦
同妙

至都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
相頗有嫉已者於坐間張北方何物
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
養性人無嫉心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
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
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
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

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旣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
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
或欲作荅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
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
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

坐荅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
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
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
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
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
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王
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符堅所制荅

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剥成象
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
愛美謝爲太傅長史被彈王卽取作
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
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示繫維
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
東府城行散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

拜時謂謝曰王審異謀云是卿爲其
計謝會無懼色歛笏對曰樂彥輔有
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
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
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温來欲作賊
如何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爲長
史舉板荅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
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
傅曰我知我知卽舉酒云桓義興勸
卿酒桓出謝過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
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
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此丞相
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
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

曲若不可測

栢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
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
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栢玄問羊孚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
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
當以爲接神之器

栢玄旣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
侍中殷仲文進曰當由聖德淵重厚
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栢玄旣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
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荅曰無省
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荅曰潘岳
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
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將不為將之心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政事第三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

復過此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

元方曰老父在太丘疆者綏之以德
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
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
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
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
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
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

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曾稽雞不能啼
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
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
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
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
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
時任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

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
鞅裴指鞅王濟剔剔不得休或云潘
尼作之

賈充初定律令與羊祜共咨太傅鄭
冲冲曰臯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
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冲乃粗
下意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

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
詔所用與公意思異爭之不從亮亦尋
為賄敗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
丞紹咨公出處公曰為君思之久矣
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人乎

王安期為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
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

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
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
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
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
雅右衛將軍劉超帝泣曰還我侍中
讓不奉詔遂斬超雅事平之後陶公

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兒思妣者至
仁諸公欲全之若全思妣則不得不
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
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
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竝加霑
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
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

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
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
同笑四坐竝懽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
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
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
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

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
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錄諾之
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
憤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作荊州時敕船
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
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

九萬未用鐵裹且
連根則可以代鉄

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
妨官用竹皆令録厚頭積之如山後
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
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
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虞存弟蹇作郡主簿
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
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

時爲何上佐正與蹇共食語云白事
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
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
如所白汝何處得此人蹇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
書不顧之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
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
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

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捐雲眼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

機那得速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靜致治

殷浩始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襪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按索謝公不許云

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王大爲吏部郎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得便以已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卽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王旣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

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物爲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

世說新語卷之二終

程